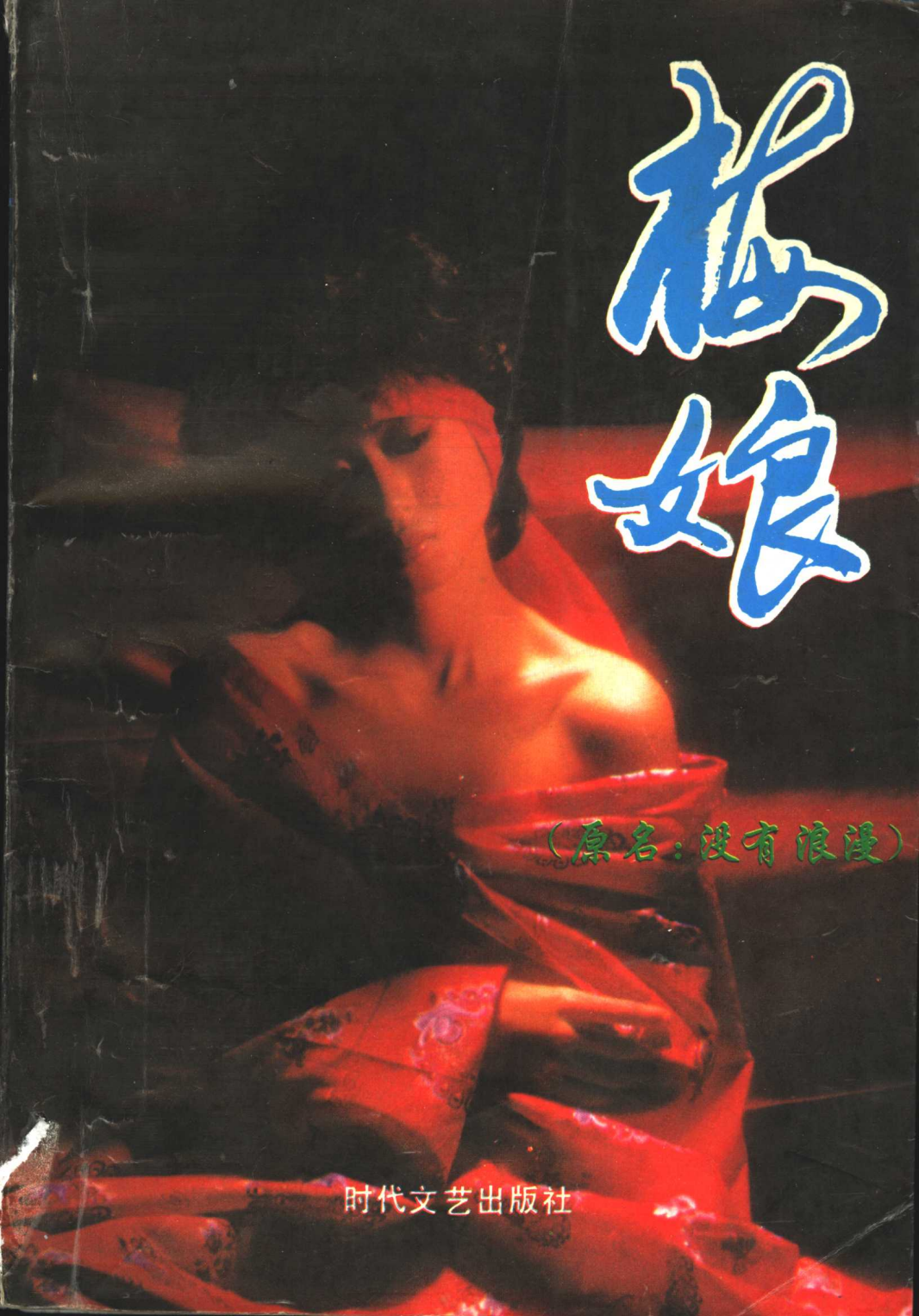




梅娘

(原名：没有浪漫)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 05 号

梅 娘

MEINIANG

吕明辉 著

责任编辑:赵 岩

封面设计:耀 天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保定市满城燕赵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20000

ISBN 7—5387—0913—4/I·871

定价:13.80

前 言

景清的体会是：情人的吻销魂，妻子的吻平淡。

梅娘认为：男女之间没有肉体的爱是残缺的爱，是有保留的爱。

性，是人类赖以繁衍的一种行为，应是崇高而神圣的，由此生出嫉妒、忧伤、痛苦和仇恨尚可理解，却又为何成了许多悲剧和罪恶的主要基因？

拥有贤妻爱女的景清偏偏又如醉如痴地爱上了美丽少妇梅娘。可是，他们既然有了那样多甜蜜的疯狂和疯狂的甜蜜，却又为何互相都生了杀机？这种情感的逆转过程便是本书惊心动魄的情节和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

当然，人们并不满足那些牵魂扯肺的故事给予的消遣，而仅仅陶醉于书中那些充满美感的性爱描写也未免流于平庸。朋友们，看完这本书，品味一下其中的人生哲理，想想怎样面对诱惑吧！

引 子

一觉醒来，我一下子没有想起自己是在哪？

左右看看，便看到了那四双紧紧盯着我的眼睛。这四个犯人的眼睛使我想起了自己是在监狱的死囚室里。那四个犯人在执行看守我的任务，因为我是死刑犯。心里顿时又感觉被一团茅草塞的满满的了。

我活动了一下身子，手上的手铐和脚下的脚镣便发出一阵阵的“哗啦”声，这使我想起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在刑场上的形象。但是马上又苦笑了一下，我怎么能和李玉和比，人家是革命英雄，我是杀人犯，一个为了女人而杀人的死刑犯。

是的。初审已经结束了。送给我的判决书上清楚地写着“死刑”，法官告诉我初审判决结果将上报上级法院，如果我不服判决，可以向上级法院上诉。

我不服，上诉了上级院，但是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我有杀人动机，有现场证据，有我自己的亲口供词，上诉只是做最后的、徒劳的挣扎。一旦上诉失败，死刑将立即执行。

“我要见管教。”我对看守我那四个犯人说。

四个犯人都没动。

我又说了一遍。

年纪最大的老徐头犹豫了一下，起身到门口报告去了。在监狱这段时间里，老徐头对我最好。

罗管教来了。这位年轻的管教有一张白白净净的娃娃脸。这

张脸不应该是管教的脸，在我的印象里管教的脸都是满脸横肉，长满细铁丝般的络腮胡子。

“可以给我一本稿纸，一支钢笔或者铅笔吗？”我说。

那张娃娃脸上显然出现了一丝不解。“交代材料不是已经写完了吗？”

“我还要写点别的什么？比如说，遗书……”

到写遗书的时候了。我知道等待杀人犯的是什么：是一长串闪着红灯响着警笛的警车，是一片黑压压的人群，还有郊区野外荒凉空旷的刑场，一队武装警察端着枪冲着我，当指挥员的小红旗一落时，其中的一个神枪手武装警察就开枪了，我会感到沉闷的一击，象有人用一支铁棒猛击我的后脑勺，然后扑倒在已经为我挖好的坑里……接着，第二天的地方报纸就会以通栏标题登出《婚外情恋生一起谋杀案，一声正义的枪响结束一条罪恶的生命》，也许会配发一张我生前照片，不少认识我的人就会指着照片说：瞧，这人就是景清，景清这人，有才，啧啧，真可惜栽在女人手里了……

结果就是这样。我现在关心的不是中院复审的结果，而是在中院判决下来前这十几天要干什么？

于是我想到了写遗书。

我不是要写一般的遗书，那种对妻子对儿子对家庭对财产的遗书十分钟就写完了。我要把我的那段故事写出来，留给梅娘，留给肖望星，留给石心繁，留给邢夷，留给素馨，留给世上的男人女人们。

我看罗管教有些犹豫，就又说：“我的遗书有些故事情节，我写你拿去发，稿费全归你。”

罗管教很认真地说：“不，景老师，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进来前我多次听过你的课，生动极了，说实在话我们一些年轻人挺崇

拜你的，我们都说你是大陆的柏杨。稿纸和笔我想办法搞到，我不是为了钱，我就是想知道知道一个有名的哲学家死前的思想状态。我，豁上了……你等着。”

十分钟后，罗管教将一本稿纸和笔送到我的手里。

我感激地朝那张娃娃脸点点头，把稿纸放在膝盖上，准备写遗书了。

从哪开始呢？当然，还得从那个明媚的春天，从那次哲学界群英荟萃的会议，从见到梅娘这个漂亮的女人开始……

第一章

在我的印象中，春天是生物复苏的季节，沉闷了一冬天的所有生物都躁动起来。人也是生物中的一种，所以春天里人也躁动，不然为什么春天里的节日那样多？为什么很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春天？

我没想到自己会在这个春天里也躁动起来。

这个春天和以往的春天没有什么两样，依旧春光明媚，万物吐绿。在这个春天里我参加了一个哲学研讨会。这个会和别的会没有什么两样，报告、讨论、宴会、交谈……尽管会是在风景如画的郊区二龙湾水库召开的，但为期三天的哲学学术研讨会仍然如同哲学本身一样枯燥乏味。只是由于会议参加人中有一位漂亮的女人，才使我在整个会议期间心中始终萌生着一种躁动。

梅娘 这是那个漂亮女人的名字。她本人和她的名字一样女人味十足。梅娘属于那种体态丰满的女人，高个儿，黑亮的头发盘成发髻高高地耸在脑后。方脸儿，凤眼和眉梢都微微向上吊着。她皮肤白嫩，浑身上下流溢出一种照人的光彩。她有三十岁？或者二十九岁？女人到了这年龄便象盛开的野百合，茎绿的鲜翠、叶黄的洒脱、瓣儿红的娇艳、芯儿黑的庄重。都说女人有娇艳美、庄重美、原始美、浪漫美、病态美、清秀美、古典美、文静美、泼辣美……但梅娘不属于那些类型的美，她属于高贵的美，

高贵的如同公主，这种气质使她象刚刚跃出的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让人既想多看两眼又不敢看。哲学界本来就是枯燥乏味的世界，从事哲学研究的男男女女们仿佛被干干巴巴的哲学吸干了华彩，一个个都是瘪瘪卡卡的，漂亮的梅娘在这些人当中越发显得鹤立鸡群。

第一天开会，梅娘是穿着一件藏蓝色背带裙、夹着小皮包走进会场的，乍眼看她象个走进课堂的女大学生。当时我就觉得眼前一亮，心里掠过一种清爽和愉悦，好象酷热的夏天里飘来一阵清爽的风。活了四十年我见过的漂亮女人也不少，还没见过象梅娘这样气质高贵的女人。从第一天起，整个会议期间我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梅娘。当然是用一种人们不易察觉的目光。或者把话说明了，我总是在暗中偷偷地看梅娘。我感到看她也是一种享受。

我想接触一下梅娘，但接触不上。男人总是在漂亮女人面前表现出一种本能的心虚与胆怯。我觉得象我这种年龄这种身份的人接触女人应该有个正当的理由，“名正言顺”方好行事。行什么事？我一时也说不清，但我意识到自己和这个漂亮女人之间将要发生点什么。至少我自己内心里想和她发生点什么。但是，因为一直没有行动，我和梅娘之间什么也没发生，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

三天会议很快就过去了，最后还有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就散会各奔东西。我心里有些焦急，我把希望放在最后的晚餐上。我知道散会前的宴会一般都很正规，餐桌上都要摆台牌，固定参加会议人员应该坐的位置。所以，在晚餐开席前我一个人偷偷溜进了餐厅。我要给自己创造一个和梅娘接触的机会。

餐厅里摆台已经结束了，盘箸晶莹，刀叉闪烁，瓶盖林立，冷拼华彩，被叠成花样的白色餐巾，在透明的高脚杯里翘起高傲的

尾巴，好一派开席前的灿烂辉煌。在各餐桌上都摆着台牌，用金色字体恭恭敬敬地写着一个个人的名字，台牌便仿佛有了生命，安静地等着它所代表的那个男人或者女人的到来。

我在餐厅里找着。我发现所有餐桌上的台牌都是男女交叉混合的，这和前几年大不一样。前几年宴会时总是把男人和女人分开，男人一桌女人一桌，现在……我便又有些感慨：果然是“男女混杂，喝酒不乏”，“男女搭配，喝酒不醉”。中国人哪，也终于敢于公开正视和承认异性之间的吸引力，并能合理地利用人的这一本性来制造一种更加和谐、更加诱人的氛围了。

这个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实在，
这个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明白，
这也是人生跳也跳不完的舞台

.....

餐厅里回荡着那英带有野味儿的歌声。

我先在2号餐桌上找到了自己的台牌，又在4号餐桌上找到了梅娘的台牌，我抚摸着台牌上梅娘的名字，象抚摸着那个漂亮女人。我左右看看，餐厅里没有人，服务员都在厨房里忙活。透过餐厅尽头大玻璃窗，可以看见群山环绕中的二龙湾水库象镶嵌在翡翠中的一面镜子，在春日血红的夕阳下，闪着粼粼的波光。餐厅外面，那些准备参加晚宴的红男绿女们正三五成群，用谈论自己谈论别人来消耗开席前的这段时光。

我把梅娘的台牌拿到2号桌，紧挨写着“景清”字样的台牌放好。又把原来2号桌挨着“景清”台牌的那个台牌挪到4号桌，摆在原来放梅娘台牌的地方。

长嘘一口气。那一刻，我体验到了小偷的心境 害怕但又愉悦。

这也是一种偷。我偷偷地耍了个小计谋，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最后晚餐上，给自己创造一个接触那个漂亮女人的机会。

我想：看来你真的要和梅娘之间发生点什么了。

是什么呢？反正是一种亲密的关系。但绝对不是正常的友谊，因为所有的友谊都用不着偷偷摸摸的。

也许是爱情。已婚的男人难道还可以产生新的爱情吗？

我想起十几年前和妻子恋爱时，在花前月下山盟海誓地说过，“人生真正的爱情只有一次”。现在怎么突然就产生了第二次？

我说不清自己。

但我想：既然这种感情产生了就是人的一种需要——需要是客观存在——客观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哲学家萨特是这样说的。

那么，男人女人产生第二次爱情也是合理的啦？

我为自己的一系列推理感到心惊肉跳。这是不是在为自己的不轨行为寻找理论根据？是不是为自己良心的不安添加平衡的砝码？

同时，我也隐隐约约意识到，我对梅娘的这种朦朦胧胧的感情更可能是一种欲望，是人天性的对美好事物追求和占有的欲望。

在刚刚换好了台牌那一刻，我还想起妻子素馨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对男人来说，四十岁是危险的年龄……”

我理解素馨的意思，男人四十便熟透了，象角斗场上的公牛，生命力最强，吸引力最强，表现欲最强，占有欲也最强。

欲？

我自己也奇怪，为什么当梅娘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后，我就经常想到欲？

是自己变得下流了吗？

还是梅娘的漂亮诱惑我变得下流？

不不！都不是！

我在心里又进一步为自己辩解。按照哲学的观点，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人体本身就是一种物质。人体这种物质的自身需要产生了欲，人的一切行动不过是在完成欲的需要。譬如，吃饭是为了满足食欲，追求异性是为了满足性欲，当官是为了满足权力欲，写作是为了满足发表欲……这一切都是正常现象。但是，偏偏没有人愿意大大方方地承认欲，人们总是用高尚的字眼儿来掩盖欲望。于是就说，吃饭是为了生活，追求异性是为了崇高的爱情，当官是为人民服务，写作是为了繁荣一种事业……

那么，你敢大胆地承认自己对梅娘有那种欲的要求吗？我问自己。

但我回答不上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问题。

我抬起头来，在餐厅墙上茶色大镜子里看到了自己。那是一幅成熟男子的形象，依然高大魁梧，只是稍稍有些发福，正是这种发福使我有中年人特有的翩翩风度。我的脸比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即保留着年轻时的光泽，又显现出中年人的成熟。头发少了，微微向后背着梳，恰好露出学者式饱满的额头……我向镜子走近了一些，又看到自己目光的深邃，下颔的坦荡，嘴角的阅历，两腮的坚毅。“男人四十一枝花”，这话说的不错，我从自己的形象上又一次体验到素馨说的“男人四十是危险的年龄”那句话的含义了。

正在自我欣赏时，餐厅大门开了，石心繁走了进来。这位二龙湾水库招待所所长是我的老同学，也是这次会议的生活负责人。我紧张了，担心石心繁看到我刚才的换牌行为，但石心繁似乎没有注意我在干什么，他只看了一眼准备好的餐厅，然后回身朝门外招呼一下。

“喂，开饭了！”

早已等得不耐烦的红男绿女们便嘻嘻哈哈地拥进了餐厅。

我赶紧坐到2号桌自己的位置上，等着梅娘的到来。

梅娘在几个男人的簇拥下走进餐厅，今天她换了一件明黄色水洗纱衣裙，鲜亮鲜亮的，越发剔透飘逸，高贵的象位皇后。

有人说过，现在的会议开的好不好，主要看业余生活安排的怎么样？所以，会议真正的中心人物往往不是在台上口若悬河的领导，而是活跃在业余文化生活中的佼佼者。从这个角度看，梅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整个会议期间的宴会呀，舞会哇，游湖啦，她都是中心人物。大胆一些的男人形影不离地追随着她，胆小一些的男人躲在一边用目光追随着她，连女人们也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她。梅娘是整个会议的皇后。

现在，这位皇后走进餐厅了。有两个男人为他找台牌，她自己也在找，就在她的目光搜寻到2号桌时，我朝她招招手，又指指自己身边那个座位。梅娘马上明白了，撇下那几个男人，来到我身边坐下。

我看到陪她的那两个男人流露出失望的目光。

我却很愉快，为刚才梅娘能马上明白我的意思。她为什么明白的那样快？我想：难道她和我之间有一种心理感应？

当那个漂亮女人真正坐在我身边时，我反倒有了一种不自在的感受。好象身边多了只火炉，灼热的气浪烤得我喘不过来气；好象衣服里撒了两把钢针，浑身上下都有说不出的刺痒；我好象控制不了自己的眼球，不让它们看那女人它偏偏要看，让它们看那女人它们又不敢看；好象整个世界人的眼睛都在盯着我，手指都在指着我，仿佛我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坏事……还有梅娘身上散发出的化妆品的气味，淡淡的，并不十分香，却沁人肺腑，在我的身边缭绕着，越发使我感到魂不守舍。

同时，我还感觉到同桌的男人们都不自然起来。

2号餐桌的人一时无话。

我着急了。在心里骂自己：笨蛋！你平时的机警、幽默、风趣和充满哲理的谈吐都哪去了？你的舌头让猫叼去了吗？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倒是梅娘先说话了。她没称呼我什么。她说话的声音很小，而且是侧过头说的，很明显，她想单独和我交谈。

我说：“女人是哲学界的稀有动物，在这个行业里漂亮的女人更是凤毛麟角……”

“你在恭维我？这可有点儿落俗套。”梅娘说。

我找到了话题。我说：“人的生活中需要恭维。我看过一篇文章，写得很透彻。文章说，人的感情需要恭维，俗话说，良言三冬暖，恶语六月寒。比如两个人见面，一个人说数日不见你可精神多了，听者常常为之一振。又说最近发表的大作拜读了，很棒！明知是客套，听上去心里也美滋滋的。早晨上班走在路上，遇到朋友恭维一句，权当彼此问个早安，一整天的情绪都会很好……再说，对孩子恭维是表扬，是鼓励；对成人恭维是鞭策，是启示。恭维自己的妻子漂亮，会使她愉悦。全家团圆时恭维妈妈菜烧得好，妈妈高兴全家聚会成功。今天你和同事闹点小别扭，明天适时来句恭维，彼此心头上的阴云顿时消散。路遇陌生人，彼此心理距离万里，一句恭维，心灵马上得到沟通……你说，恭维是不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哟，”梅娘一笑，“一句恭维引出你如此长篇大论，不愧是大哲学家。”

“还不止这些。我对你说，在男人女人之间，恭维女人是男人的天性，只不过有的男人恭维的俗一些，有的男人恭维的雅一些罢了。”

“你是属于恭维的雅一些的喽？”

我得意地点点头，指指台牌说：“比如说你的名字，你的名字起的有毛病……作家在小说里经常这样描写，男人称呼自己心爱的女人时愿意叫女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比如齐晓丽就叫她‘丽’，张天霞就叫她‘霞’，王淑兰就叫她‘兰’……如果你的爱人亲昵地用爱称称呼你时，他就得叫你……娘！”

梅娘喷出一个笑来。笑得楚楚动人。我注意到她一笑嘴角便出现两个小酒窝，浅浅的，甜甜的。

同桌人并不知道我们笑什么，有的莫名其妙，有的跟着咧嘴干笑几下。

梅娘并不在意别人。笑罢又对我说：“这不是恭维是幽默，你这人挺幽默。”

接着她补充了一句，“没有幽默感的男人让人受不了。”

我说：“认识一下吧，我叫景清。”

“其实我已经认识你了，在会上听过你的报告嘛，很精彩。”

“过奖过奖。”我越发得意，递上自己的名片。名片上印着师范学院副教授景清。后面还缀了一大串什么社会科学联合会哲学研究会作家协会关心下一代协会理事常务理事会员之类的头衔。

“我知道印名片很无聊，”我说。“但现在别人都这样做，我也只能……”

“你是名人嘛，应该有名片。”梅娘接过名片说。

“真正的名人没有名片，你见过毛泽东的名片吗？”

梅娘一愣。点头赞许。“深刻的幽默。”

梅娘将我的名片放到她的小手提袋里。“真不知会议组织者今天这么开恩，把我安排在大名鼎鼎的哲学讲师身边。想听听我对你的印象吗？”

我的心马上吊了起来，自己也感到奇怪：一向在男人女人面前坦坦荡荡的我，为什么在梅娘面前变得如此局促不安？

“你很渊博。”梅娘对我先下了定语。“你把哲学应用于分析现代中国人的心态，很深刻。会上你宣读的那篇论文也很精彩……”

梅娘扬起脸儿，做出一副神情专注地想的样子，这使我有机会看到了她圆润的下颏。她的下颏线条柔和似水，微微有点双下颏，点缀着一种丰腴。顺着下颏往下看，我还看到了她白嫩的脖子，细瓷一般，连接着一片白嫩的胸口。

“环肥燕瘦”，梅娘属于杨玉环那一类的美人。

“的确，那篇论文很精彩，”梅娘注意到了我的这种观察，脸儿有点微红，她看着我继续说：“你用中国人和美国人观念对比的方法深刻揭示了中国人的畸型心态。你说……美国人接电话时总是先报自己的单位和姓名，而中国人接电话时总是先问对方的单位和姓名；美国人总是修路重于修车，而中国人总是舍得出钱修自己的车，却不舍得出钱修使车破损的路。还有，美国人把一男一女在旅店同住一个房间视为人的正常现象，把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同住一个房间视为异常现象，即同性恋，而中国人却恰恰相反……这些话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们？还有谁？”我问。

“女房间里的女人们，她们说你有可能成为大陆的柏杨，也希望能早日看到你写的《丑陋的现代中国人》。当然，还有人以更高的语言来评价你，说你是本次会议中最有才气、最有风度的男人。”

“谁使我获得如此殊荣？”我高兴起来。

“肖望星。”

我又大失所望，因为肖望星是参加本次会议中最丑的女人。

“如果是你这样夸奖我，我会更高兴。”我说。话里已经有了某种暗示。

“我不参加评论，只是听。”一个巧妙的封闭。女人都会在关键时刻封闭自己，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

我有点儿尴尬。

幸好晚宴正式开始了。

会议主持人简短的祝词，然后各桌各自为战。

2号餐桌的人酒喝得很有兴致，因为有梅娘这样的漂亮女人在一起喝酒，大家频繁提议，开怀畅饮，插科打诨，妙语连珠。想不到梅娘海量，别人提议她喝。有时她自己也提议和别人喝。每次端起杯时，都侧过脸儿来和我对视一下，甜甜地一笑，两片轮廓娇好的红唇一抿，将一杯酒抿下去，嘴角上便又现出那对小巧的酒窝儿。她的眼睛很大，黑眼仁也很大，象照相机的镜头一样把我的灵魂摄进去了。

看着梅娘，我就有些想入非非，想亲吻她那发出柔和目光的眸子，亲吻她那对小巧的酒窝。我为自己赤裸裸的想象而脸红心热。在那一瞬间，我理解了西方哲学家弗洛伊德的一句名言。

“人，平均每隔15分钟就有一次想到性。”

以前，我读弗洛伊德的书时总是想，弗洛伊德老儿是不是一个大流氓。

宴会进入高潮时，有人在我肩头上拍了一下。

我回头看是肖望星。这女人年纪和梅娘相仿，身高体型也和梅娘相仿，但相貌同梅娘比却是天壤之差。肖望星美丽的名字同丑陋的形象正好成反比。据说她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致使脸上的肌肉完全扭曲，口歪眼斜。有的参加会议的男人在背后叫她“巴黎圣母院的女敲钟人”。

“景老师……”肖望星举着酒杯站在我身后，一说话她的嘴更歪，相貌也更加让人惨不忍睹。

出于礼貌，我站起来。“隔桌敬酒，真不好意思……”

“不”肖望星将头一歪。“不是来敬酒，我是想来调查一件案子……”

调查案子？宴会上调查什么案子。肖望星这人快言快语，我被肖望星的话搞糊涂了。

“景老师，”肖望星说：“开饭前摆台牌时我向石所长提出过一个要求，请他把我安排在你身边，我亲眼看见他把我的台牌放在你的台牌旁。可是，宴会开始时我的台牌却跑到四号桌去了。肯定有人偷梁换柱……”

肖望星说着看看梅娘，她大概以为台牌是梅娘换的。梅娘没有什么反应，平静如水。我却有些感到不自然。

“是吗？”我支吾着。刚才偷换台牌时我并没有注意看换走的是谁的台牌。现在想想倒真值得庆幸，如果整个宴会期间是肖望星坐在我身边，那太扫兴了，说不定我会半途退席。想到这我又有些困惑：男人对女人的面孔就这样看重吗？只因为面孔的美丑就导致对两个女人的好恶有完全不同的印象。男人到底是怎么了？

“好吧，敬你一杯酒，景老师。”看来肖望星不想对台牌的事追究下去。

我也不想让自己的“丑行”暴露，赶紧离座转过身去，很有礼貌地朝肖望星举起酒杯。

肖望星并不急于碰杯，她好象还有什么话要说，歪嘴和脸上扭曲的肌肉痉挛了半天，终于挤出一句我没有想到的话：

“景老师，我很丑，是吗？”

“这个……”尽管这是事实，但我没法说出口。

“别支吾，我就是丑。其实说到底只是脸上的几块肌肉错位。对一个女人来说这是最悲哀的事儿了。”肖望星有些眼泪汪汪。

我赶紧安慰：“这个……望星，其实一个人的外表并不重要，只要心灵美就行。”